

封面1

武俠
長篇

青城十九俠

第二十四集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雷雨鎖雙鬟魂悸

晦明爭一瞬水流花放悟玄機

二女不時打來許多野獸，探

藥草，多

斷不到之區。他都能

去，以前附近，原有毒蛇虎狼之患

以致家

於是一年比一年慘

愛，覺着很好兩個，得力嬌女，偏

陷，變作

的身子，使其不能

人，痛惜之下，給他取了個名字，

是妹子，

便對父母，有不如意

是天生怪脾氣，却有善惡之分，貌

是妹子，

逆，對於蛇獸之類，

事，也須報復，如非有貌醜的一個

，隨時阻

多，但是愛妹之心，

要遇上，決不輕饒，乃姊性情很暴，雖和他一樣，行

，隨時阻

吃乃姊牽累，不能

勝過性命，有時力勸不從，祇率聽之，貌美的一個，每

，隨時阻

生物，起了爭執，貌

暢所欲為，空自暴跳忿怒，時以為苦，到第十三年上，

，隨時阻

美的一個，忿氣不出，激發野性，突將採藥用的小刀，冷不防，朝兩身相連之處，猛然

美的一個，忿氣不出，激發野性，突將採藥用的小刀，冷不防，朝兩身相連之處，猛然

，隨時阻

醒來一看，已然換了

往下割去，一刀分裂，化分為二，當時血流滿地，一同暈死過去，醒來一看，已然換了

，隨時阻

地方，不是原處，二人分躺在一片桃花林中的大青石上，身子底下，鋪有半尺多厚草墊

，溫軟異常，側顧桃林甚廣，花樹高大，枝條茂盛，芳香濃郁，不類常花，看去宛如置

，隨時阻

地方，不是原處，二人分躺在一片桃花林中的大青石上，身子底下，鋪有半尺多厚草墊

，溫軟異常，側顧桃林甚廣，花樹高大，枝條茂盛，芳香濃郁，不類常花，看去宛如置

，隨時阻

地方，不是原處，二人分躺在一片桃花林中的大青石上，身子底下，鋪有半尺多厚草墊

身錦城之中，祇二女臥處，有兩三畝六一長條空地，石旁不遠，有一大竹亭，亭後孤峯，雲骨兀立，四無依附，清泉一線，掛自峯巔，來勢不洪，粗約碗口，直似天紳搖曳，天天斜斜，凌空蜿蜒，屈曲而下，越過亭角，往亭左一條，寬而又淺的小溪中注去，偶然山風過處，將飛泉自空吹斷，化爲片片水絲煙霧，飛灑下來，亭側幾株大桃樹，花開正繁，吃風一吹，也化作陣陣紅雨，亂舞隨風而起，日光正照其上，籠霧霏煙，噴珠洒雪，與姹紫嫣紅，交相掩映，一同幻彩浮輝，祇覺一片繽紛，目娛神王，也分不出那是花，那是水，一會，風定復原，飛泉斜注清溪之中，不再零落，天色又甚清明，一時水聲潺潺，溪流發發，花影重重，鳥聲關關，只是空山寂寂，通沒一個人影，又成了一片清麗幽靜的境界，二女都是一樣心思，死後重生，乍醒過來，先以爲自己受傷奇重，被人移救到此，剛剛醫治回生，必還不宜行動，料定恩人，住在左近，許有什事離開，欲等人回，問明有礙與否，再行起謝走動，姊妹二人，又互相怨憤，姊怪妹子，自己攔阻他造孽，原是爲好，不應如此輕生魯莽，欲俟悔悟，方與交言，故意不理，乃妹偏是性情乖戾，並未覺自己，違忠拒諫，害己害人，幾乎一同喪命，反怪乃姊，不應遇事梗阻，自己行動，皆難稱意，此舉由於受迫而成，不特沒有悔悟，餘恨尙還未消，於是各自負氣，相對啞然，俱盼人來再說，誰也不肯開口，久候無聊，觀賞左側景物解悶。始而不知傷勢，究有多重，祇用目旁觀，因係仰臥，連身子手足，都不敢轉側移動，以防用力，迸裂創口，隔了一會，不覺有什痛楚，試一側顧，仍是無事，漸漸胆大，俯身低首，

一看，不禁嚇了一跳，原來被刀割開的，以前二身相連之處，變爲尺二三寸長，一二寸寬的，一條大裂口，既未長合，也未經人，包紮敷治，更不見有血痕，再試伸手一換，傷口皮肉，通體渾成，入手光滑細軟，直似自來如此，天然生就，並未受傷之狀，二女回想初受傷時，刀鋒過處，立即皮開肉破，鮮血流迸，因是負痛昏迷，互相一掙，尾梢上一段，還是自己撕裂，奇痛攻心，隨即不省人事，如無人救，怎會移來此地，如說不能長合，理應如此，一則傷口，肉已圓實，雖是裂口，直如天生，四邊均無一絲殘破刀割，與結疤之痕，就算靈藥止痛，也覺皮肉長得太快，尤其可怪是血流了那麼多，倒地時通體都是血污，如今身上，不見一點血跡，如說死去多日，經人治愈，肉長好後，方始回生，衣服已經過洗滌，偏生除血跡外，昨今兩日，自擒野獸，攀援上下，於危峯峻巔之間，因值山中新雨之後，所染泥污斑點，以及縐紋摺印，俱都全在，毫未改觀，是何原故，姊妹二人情分本重，爭執門口，事事常有，過不多時，依舊和好，這次不過忿怒較大，多延了些時刻，經此奇遇，心中驚懼憂疑，由不得互相關議，開口詢問起來，及至問出，各人受傷暈倒經過，以及回生時刻，俱是一樣，先當救己的神是仙中人，一會，又疑是山神鬼怪之類，因覺有傷口的半身，內裏好些異樣，好得奇怪，恐暴坐起來，支持不住，或再出血暈倒，仍未敢動，姊妹二人，言歸於好，互相慰問談說，又待了好一會，始終不見有人走來，試向亭內，卑詞稱謝呼喚，也無回應，二人俱都性急，久待難耐，因側臥祇見竹亭，和兩側花樹，看不見全景，斷定忽然昏迷中，移來此地，決

非無故，便用手護住傷口，試探着，想要坐起查看當地，形勢途徑，到底有人居此沒有，以前是否到過，竹亭以外，有無別的異兆，是吉是凶，以定去留，那知身子，在石上移動，二人緩緩往一處湊，尙還無礙，起坐却是不能，身剛往上一抬，前半身起才尺許，立似下面有膠，將身粘住，又似有一種極大的吸力，將人吸緊，不特無法再起，傷處並還隱作劇痛，貌美的一個，性最暴烈，回顧石上，空無所有，連驚急，帶氣忿，也沒和乃姊商議，強忍着痛，奮力往起一掙，當時傷口以內，似欲斷裂，奇痛攻心，幾乎暈死過去，迫得重又臥倒，待了刻許，方始住痛復原，姊妹二人，見此情景，自更驚疑害怕，又想不起，是什麼故，後又連試幾次，俱是如此，沒奈何，只得彎手代枕，躺臥一處，以待救援，一直挨到天黑，月光上來，照得桃林中，白石清溪，繁花流水，幽景如繪，比起日裏，越見清麗，人終未見一個，二人滿腹愁思，雖有美景，也無心觀賞，均覺着這等活罪，比死還要難受，始而憂急暴躁，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氣一陣，哭一陣，連鬧了幾回，貌美的一個，急得直想求死，無如沒個死法，乃姊既不肯下手，想強掙起，任其腹破血流而死，偏禁不住那奇痛，白白吃苦，急得在石上，將頭亂碰，滿頭磊塊，仍死不成，似這樣，連困了十好幾天，始終如一，最奇是當地，不特人跡杳然，連個蛇獸的影子，都見不到，可是遙窺竹亭以內，石桌石墩以外，似還有蒲團茗碗，諸般用具，分明有人，住在裏面，看那整潔情景，並未離開，就離開，也不會久，偏不見人，也無回應，被困這許多日，通未覺出一毫飢渴，祇不能離石而起，似這樣，盼穿兩眼，

度日如年，強挨了個把月，醜的一個，性較平和，漸知徒自暴躁憂急，毫無用處，再三安慰乃妹，說如非仙人來救，定早同死，照我二人遭遇，不是仙人覺着你我性情太暴，有意磨練，便是仙人，救我們時，正值有事他往，又不能見死不救，人雖救到此地，自己必須遠離，這傷事，又必須靜養，故將我們，定在此地，行時，除將傷治好外，並還給我們服了靈丹，所以飢渴不知，你看這裏，連個蛇蟲野獸都沒有，如是惡意，救我們的，也非仙人，那會如此，急也無法，莫如還是耐心，等候救我們的人回來吧，這一套話，雖屬安慰之詞，果被料中了一半，貌美的一個，本就覺着，事由自己，性暴而起，累得乃姊，跟着受罪，心中不安，月餘光陰，暴性也磨去了好些，由此安靜下來，長日無事，只是躺臥平石之上，日裏仰望，蒼蒼天宇，霽色鮮澄，時有閒雲往來，點綴其間，自在浮沈，窮極變態，一會，閒雲遠引，依舊晴日麗霄，萬里滄碧，空曠杳冥，莫知其際，下而是空山無人，水流花放，清吹時生，天機徐引，等到白日既匿，素魄始升，月華吐豔，嵐光煥彩，偶然山風起處，四圍花影零亂，暗香浮動，滿地碧雲，若將流去，風勢既收，香光益茂，山虛水深，萬籟蕭蕭，雲淨月明，重返清曠，觀玩既久，不覺心性空靈，煩慮悉蠲，恍忽若有領悟，祇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接連又躺了半年多，山中景物清靈，天色始終清明，永無疾風暴雨，盛暑祁寒，也無飢渴之思，頭三四月，見仙人久不歸來，似此軟困，何時是了，偶然想起，還不免於愁煩，日月一久，也就習與相安，不以爲苦，二人本是天生異稟，根骨深厚，這將近一年的靜臥，素日浮躁之氣一

去，漸漸由靜生明，悟了道機，這一夜，正值月晦，日裏天色，和往常一樣暗明，夜來也無異狀，二人仰望，繁星滿天，銀漢無聲，默數日月，來此已將一年，那四外的桃花，自開自謝，永無衰歇，地上落花，厚已尺許，仍是滿樹繁英，花光燦爛，因而談起，當地風物氣候之佳，自來未變過天，大概四時皆春，不論多少年，俱是如此，可惜身難行動，家中父母不能相見，否則，似此仙山靈境，便是仙人回來，叫我們走，也捨不得呢，互談了一陣，漸漸夜深，又說起連日，不知怎的，心懷開朗，神智清明，好似有什么兆頭，也許脫困不遠，正互談笑間，忽見西北天空，星光漸隱，跟着山風大作，祇聽泉鳴溪吼，宛若轟雷，黑暗中，四外花樹，被風吹得，東西亂舞，起伏如潮，風是越來越猛，無數繁花，被風吹折離枝而起，飛舞滿空，亂落如雨，聲勢猛惡，甚是驚人，從未見過，仰望天空，一顆星也看不見，時見電閃，似金蛇一般掣動，電光照處，瞥見烏雲，層層密積，天已低下不少，估量這場雨，下起來，必不在小，二女從小，生長荒山，慣能預測晴雨，看出此是非常天變，必有極猛烈的，迅雷，疾風，暴雨，又見桃林，地勢中凹，加上峯間瀑布，和溪中流泉，雨勢一大，引得山洪暴發，存身之處，必成澤國，無如身子，困臥石上，不能起立，祇率聽之，貌美的一個，本愛乾淨，祇管天時溫和，風清氣爽，點塵不揚，也無飢渴便溺，這經年的功夫，不曾更衣洗沐，好潔的人，多有心病，仙山清潔，久臥成習，不想起還好，每一想起，便自生疑，以為身上，不知如何污穢，當時便覺難耐，爲了此事，也不知和乃姊，說了多少次，直比脫困的事，還

要掛心，末一二月，悟道之後，心平和平許多，吉凶禍福，已然委之命數，獨此一節，不能去懷，覺着借這一場雨，把通體暢快衝洗一次，也好，反倒高起興來，醜的一個道，你還喜歡呢，照此天色，今夜這場大雨，就不把我姊妹淹死，身子也必泡個夠，你祇圖當時痛快，又裹上一身雨衣，才難受呢，雨下不住，或是連下多日，我們走又走不脫，山洪再被引發，水只漫過這塊石頭，更連命都保不住了，近日我覺着，心性安靜，神思朗澈，認爲什事，都不值計較，連這身子，也是多餘，譬如本來沒有我們，或是生來，便是這塊頑石，又當如何，我看一切委之命數，既不必喜，亦不必愁，乾淨不乾淨，全在自己心裏，無須想他，如真因此一場大雷雨，送了性命，脫掉這副臭軀殼，也是佳事，想他則甚，說完，風勢漸止，閃電無光，祇四外陰沈漆黑，比前尤甚，連二人天生異稟，又在石上，日夜靜臥了，將近一年，自然練就，暗中視物的，大好目力，也祇近側，兩叢樹影，和峯上那條瀑布的水光，隱約可辨，餘者，全看不見，知是大雨將臨的前兆，貌醜的一個，見道較深，固把吉凶禍福，置諸度外，略向乃妹，勸慰幾句，便即閉目澄慮，不再把物我之見，存於胸際，便是醜的一個，聞言也被觸動靈機，恍然省悟，心神重歸湛定，不復再起雜念，二人雖無人指點，全由夙根智慧，自然悟道，這一息機定慮，虛入渾，物我皆忘，正與道家，垂簾內視，返照空明，上乘要旨，無形吻合，但二人從未學過修煉之術，祇覺煩慮一消，立時心性空靈，比起前些日，通身還更舒暢，益發守定心神，靜將下去，二人這裏一靜，天也靜將起來，除原有瀑聲外，到處

靜悄悄的，更聽不到一點別的聲息，二人祇顧息機寧神，也不再張目查看，似這樣，人天同靜，約有半個時辰過去。姊妹二人，正心與天合，觀起物外，到了極好頭上，猛覺眼皮外面，微微一亮，立有震天價一個大霹靂，打將下來，二人驟出不意，吃了一驚，忍不住睜眼一看，只見滿空中，電光閃閃，雷火橫飛，震得山搖地動，聲勢猛惡驚人，出生以來，從未見過，緊跟着，彈丸大的暴雨，似天河倒傾，潑瀉下來，二人終是爲日太淺，不曾經過風浪，當時便覺，目眩耳鳴，心搖神悸，暴雨和瀑布一般，衝向身上，又急又冷，逼得人氣透不轉，口更難張，身又不能翻轉，僅能側臥，一會功夫，雷聲越猛，雨勢越下越大，實在難於禁受，貌醜的一個，疼愛妹子，心神也較鎮靜，閃電光中，瞥見乃妹，緊閉口目，仰面向天，被雨打得不住亂戰，神情痛苦已極，各人又祇一隻獨手，連護頭面都難，知已嚇昏，忙掙扎着，湊近前去，不顧雨水衝激入耳，逕將身子側轉，伸出獨手，將乃妹身子側轉，與己對面，再將獨手展開，蓋在耳朵上面，然後大聲疾呼道，此時雷雨太大，全仗自己支持，你怎似失了知覺，連身子都忘了側過來，貌美的一個，本是仰面朝天，雨勢來得太猛，未及轉身，迅雷連震之下，再吃冷雨，潑頭一淋，幾乎閉過氣去，心中一慌，神智立亂，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吃了大苦，及被乃姊轉成側面，耳又用手護住，氣息略緩，漸漸明白，見乃姊爲護自己，雨水正向半邊臉上，打灌不已，忙也如法泡製，互用獨手，護住對方耳朵，二人喘息稍定，互相談說，覺着生前，寧神靜心，通體舒暢溫和，自被驟雨一淋，心驚神散，此時奇冷難支，何不

姑且再定心神，試上一試，雷雨甚大，說話艱難，好在二人心思差不多，可以意會，一點點就透，除此之外，也無善法，於是重又寧神定慮，瞑目息機，和道家入定一般，靜靜的，側身安臥大石之上，心神一定，果然好些，那雷雨的聲勢，是越來越大，頃刻功夫，平地水深數尺，漸將大石漫過，身已浸了好些在水裏，想是地勢雖窪，左近還有宣洩之處，水祇漫過石面寸許，便不繼長，未被灌入耳鼻之內，二人因覺有了效力，益發守定心神，聽其自然，不令搖動，一會，氣機越純，身上便有了暖意，到了後來，心智復歸靈明，元神逐漸凝固，便把現時處境化去，那大雷聲雨勢，竟變成無聞無覺，似這樣，冥心默運，通身氣機，自然流暢，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忽然慧珠內瑩，眼前大放光明，現出自來未有的景象，同時，眼睛也自然睜開，定睛一看，白日始升，明光畢照，繁花自開，清泉自流，仍是往日朝陽初出時，清淑明麗之景，不特先前疾風迅雷，暴雨洪流，不見痕跡，除却晨露未晞，苔鮮土潤，飛泉如玉，溪流潺潺外，連身子上衣履，都未沾濕，直似做了一場噩夢，並無其事，但是姊妹二人，明明互以一手，遮護半臉，並頭側臥大石之上，昨晚所經，驚心駭目的，雷雨狂風，如在目前，追憶前情，又絕非夢境，互詢經歷前後，也無不相同，記得雨未下時，四外桃樹繁花，幾全爲狂風吹毀斷落，理應殘紅狼藉，枝幹無存，此時看去，偏是香光潋豔，繁豔依然，這本是將入道以前，應經過的一種幻相，二人無師自通，已有多日，雖處這樣等迷離恍惚之境，並未十分駭怪，祇初醒時，略爲相顧驚奇，互詢以後，細一尋思，反倒生出玄悟，就在這似覺

未覺，將要豁然貫通之際，忽聽亭內，琴音冷冷，入耳心清，頓覺眼前水流花開之景，若與融會，知道亭中仙人，業已回轉，不禁心中狂喜，貌美的一個，終是性急，聽琴不多一會，便忍不住，高聲叫道，恩仙救我，貌醜的一個，正待悄喝勿喧，琴音已鏘然而止，隨聽一女子聲音說道，此是你自己的事，不自解脫，要我救你，有何用處，貌美的一個，急道，弟子姊妹二人，自蒙大仙，救到仙山，困在石上，不能起立，已將近一年了，望乞仙師開恩，賜點靈丹，施展仙法，放起來吧，亭中女子喝道，你們自己要被他牽絆住，脫不得身，求我無益，你不會打主意起來麼，貌美的聞言，心中一動，還待求告，貌醜的已自領會，喜應道，多謝仙師，解脫大恩，容弟子拜見吧，亭中女子答道，你還可教，要來就來吧，說時，貌醜的一個，不顧招呼妹子，已先翻身坐起，走下石去，回首剛喚一聲妹子，貌美的一個，見乃姊忽然起坐，也是恍然大悟，身子往起一挺，便自坐起，那有什牽絆痛楚，自自然然，隨同乃姊起立，略整衣履，走向亭外，不敢就進，立定探頭，往裏一看，亭內蒲團上，坐着一個道姑，看去有些面熟，年紀不過二十上下，貌相既美，又是一身，雪也似白的道裝，霧縠冰綃，越顯清麗，身側有半人多高一個，就着原有玉形，製成的白玉几案，案頭有一大陶瓶，中插一株，五尺長的桃枝，綠葉紛披，花並不多，祇七八朵花萼，掩映枝頭，却結有兩個，比菜碗似還略大的桃子，色作金黃，相隔老遠，便聞異香透鼻，心神爲之清暢，蒲團右側，一古桃根雕成的木墩，上設茶灶，銅爐各一，此外還陳列着，三數件用具，物事不多，俱都清潔異常，二

女自從出生以來，也未見過，這等神仙中人，由不得便要跪倒，忽聽道姑，微笑喚道，進來，二女爲道姑，容光神采所攝，仍在亭外跪下，叩了幾個頭，才行起立入內，走到道姑身前，重又跪倒，道姑朝二女面上，細看了看，雙眉微微一縐，笑道，爲你兩個孽障，我已遲却三四甲子飛升，轉了一劫，惡根依然未淨，我師徒之情已盡，這次是否有成，不負我的期望，全仗你們，自己修爲，再蹈前轍，那時就無人救你們了，二女乍聞此言，還在似悟非悟之間，道姑突伸手，照二女頭上，各擊了一掌，喝道，你二人如此鈍根，還不明白麼，二女經此一擊，猛覺頭上一震，立即醒悟，不禁想起前事，痛哭起來，原來那道姑，乃廣西神峯山，女仙申无垢，二女一個是他胞姪，一個是他愛徒，女的幼遭家難，全仗男的，死力解救，後因仇家追迫，實實走頭無路，才一同逃往神峯山，尋訪仙去多年的姑母，作那萬一之想，受盡千辛萬苦，幸得相見，申无垢知二人，塵心未淨，本不願收留，意欲助其回家，結爲夫婦，二人因見仙山景物，和許多靈異之跡，竟起出世之念，再四苦求，一心向道，誓以天日，申无垢明知二人，日後必受情緣牽累，但是心中憐愛，二人資質也好，勉強應允，同去山中，修煉三百多年，俱都無事，這日，申无垢對二人說，自己成道在即，所探海內外，各種靈藥，也都齊備，不久丹成，便要飛升，祇惜外功，尚未積滿，你二人更是寸功未立，昔年因見你們，塵心未淨，未命下山，修煉多年，道基已固，時機又將到來，事雖難料，也許你二人，離了我，也能知自愛，永保真元，不誤仙業，現命你日內，下山行道，等外功完滿，恰也到了我師

徒三人，飛升時期，如若不知愛重，自誤前修，就悔之無及了，二人當時，自是奉命惟謹，那知愛根早種，平日在乃師面前，一意修爲，還能自制，這一離開師父，行道時，又多經險阻艱難，同生共死，爲日既久，由不得，你憐我愛，情分日深，終日患難之中，受了仇敵魔頭暗算，同失真元，雖遇救星，保得一命，想起辜負師恩，悔恨無及，也不敢回山，逕擇了一個僻靜的山洞，欲同自殺畢命，死時，男的因爲情深愛重，心中不捨，自覺仙業無望，他生連理雙棲，總還可則，反正是死，意欲再作一次，最後之歡，正在強勸女的與之好合，申无垢忽然飛到，說我門中，戒規至嚴，與別的散仙不同，照你二人，這等自暴自棄，本應聽其轉劫墮落，一則，念你二人，修道多年，尙無大過，這次雖然心中，早種情孽，以致道心，易於搖動，到底爲敵人邪法暗算所致，並非有心如此，看在多年師徒情分，姑且助你，轉此一劫，事本非難，但你二人天性，俱都乖僻，夙孽尤重，適才又錯了念頭，凡此種種，均是他生孽障，現今你二人，尸解以後，元神先在此洞，修煉一二甲子，俟我覓得廬舍，再來引去，託生轉世，以後同爲女體，又係孿生姊妹，二體相連，以應雙棲連理之想，因是生具奇形怪相，驚世駭俗，一離母體，便受諸般磨折，看似苦楚，實爲滅消他年魔孽，你二人本是歡喜冤家，此去如若靈根不昧，到了難滿年限，自然悟澈夙因，仍照前生，隱跡修爲，那是最妙，否則，你二人雖是同母連體，天性稟賦，均不相同，行止坐臥，又連一齊，大來必常起口角爭執，因而忿怒，激發惡性，恐等不到時限，便要分解，以我日前，默運玄功推算，自殘危急之

時，我正有要事須辦，至多祇能將你二人，救往神峯山，仙桃塢居住，便須他往，其勢不能全顧，因此一來，你二人分體以後，每人仍祇一條獨臂，固有惡根，也難去淨，雖比此生，易於成就，修爲僅到地仙而止，又因我不久道成仙去，無人管束，保不任性孤行，此後成敗，實難說了，說完，便令二人仍照預計，一同兵解，依言在洞中，修煉元神，過了百餘年，申无垢忽來指示機宜，命往投生，爲想人定勝天，使其生而靈慧，不昧夙因，又賜了兩粒靈丹，命在投生時，各自吞服，也是二人，夙孽太重，乃師祇法力高深，事盡前知，設想周密，依然命數難移，申无垢如親送去，或是晚來些日也好，偏值有一同道至交，也在此時，道成尸解，萬里飛書，請往相助護法，免爲魔頭所乘，使數百年苦功，敗於一旦，情詞甚是迫切，不能不去，那同道遠在南極，連同料理身後，尙須時日，無法趕回，心想二人元神，又修煉了這多年，功力已大爲精進，順理成章之事，自無什枝節險阻，提前趕往，匆匆交付，也未詳爲推算，便自飛去，二人奉命投生，歡慰之餘，想起師言，生後，還有許多磨折苦難，女的再一計算，日期尙早，還有一個把月的光陰，不禁靜極生動，意欲乘此餘閒，一路遊玩前去，一則禁閉年久，略爲開拓心目，二則近來元神堅定，不異生人，如非還想深造，並消前孽，以免他年重劫，直連這次轉世，皆可無須，法力更是比前高強，此去正要經過，舊日強仇的巢穴，大可順便一試，報復前仇，立即提議先行，一路遊賞前往，男的本來愛重女的，又見師父，洞門禁制已撤，可見出入由心，決無妨害，否則行前也不撤禁，也須有話，又當久禁之

餘，都是好動喜事，而又剛愎自恃的素性，聞言允諾，隨同起身，先仗玄功變化，飛往仇人洞中一看，事有湊巧，那仇人，是個旁門中的能手，恰在二人到前一日，走火入魔，並算出二人，次日要往報復前仇，預先早有了一番戒備，二人却不知底細，祇見仇人，身同木石，倚着洞壁，居中端坐，以為正是復仇機會，一到，便冒失下手，那知中了仇人誘敵之計，身才飛近，便吃埋伏困住，連困了十多日，二人元神，被魔火苦煉，眼看危機萬分，總算五行有救，那仇人的一個愛妾，原是小南極，旁門中人，貌相極美，吃仇人強逼為妾，懷恨多年，無計可施，這次仇人，走火入魔，事前原曾防到有此一着，一切均有算計，知自己這一關，如難渡過，愛妾必要背叛，預先設下圈套等候，那愛妾果然中計，困在後洞，本難脫身，因二人一入伏，仇人元神，專注前洞，略為疎忽，竟被逃出，以前見過二人，一則，同病相憐，又愛男的貌相英美，知道仇人心毒，他年修煉復原，必不干休，想把二人救出，以為異日之助，深悉洞中機密，驟出不意，竟將門戶倒轉，衝入陣內，將二人一同救走，可是自身，也受了點傷，到了外面，倉卒之間，那愛妾當二人，故意運用元神，出來報仇，不知本身，已然尸解，向男的賣好勾搭，女的見他，如此淫賤，自是忿怒，兩下言語失和，便在附近山頭上，鬥將起來，男的因對方，有解危之德，並未和已反臉為仇，又為邪媚所惑，見雙方功力，相差無幾，竟作旁觀，祇是口中相勸，兩不左袒，女的見男的，並不相助，越加憤恨，正在相持不下，仇人一個同黨至友，忽應仇人之約趕來，邪法利害，二人因非肉體，吃了一次大虧，較

能見機，飛遁神速，幸得逃走，那愛妾竟被殺死，因在洞中被困，難禁魔火苦煉，先將兩粒靈丹用去，雖然保得元神，未受大傷，到了投生之時，却吃了虧，加以所受邪氣，餘毒未淨，一入母體，便迷本性，除却身健力大，生而能言外，前事已全茫昧，直到割體分解，被申无垢救走，禁臥石上，磨去好些火性，日久自然悟道。見時，再以法力點他，方始明白過來，追憶過去生中經歷，痛哭傷感了一陣，申无垢重又教授二人，本門心法，如此又經好些年，申无垢飛升期近，不能再留，把二人喚至面前，先將本門法術法寶，傾囊相授，然後說道，你二人根骨，雖是上等，夙孽也重，所以這一生，令你二人，殘廢一手，以及幼年，許多苦難，皆爲滅消魔孽之故，依我當初心計，你二人難滿以後，仍可以我法力靈丹之助長全，無如惡根未淨，幼時，又喜殺生，造孽不少，你二人中，我姪兒造誼最深，今世轉了女胎，性更乖戾，那十幾年中，我正閉洞修煉，無暇前往引援，難又未滿，以致未到時機，便因細故，口角憤怒，自行解剖，血流太多，重傷暈倒，死已三日，我方趕到，再晚片時，尸首便爲野獸所食了，我見你二人，血已流枯，時正有事，難於久停，百忙中抽暇，先將地上積血，用法力收起，裝入瓶內，將你二人，帶回山來，用靈丹化了原血，一同灌服，再用我本身元氣，度入體內，使其氣血流行復原，一面醫好傷口，方得保住性命，比時，以你二人回生，尚須三日，我急於要赴好友之約，又欲借此，磨煉你二人的心志，略化氣質，故將你二人，禁臥石上，將近一年之久，直到靜中生明悟，我才現身相見，照你二人，這多年的修爲，單論法術

法寶，自非庸手，無如我以前所學，本非玄門正宗，散仙地仙，却是艱難，全仗我心志堅定，不是艱難險阻，數百年勤苦修持，居然被我，躲過道家，四九重劫，悟澈玄機，得參上乘正果，方有今日，雖然期愛你二人，不惜盡心傳授，但那最後一關，功到自成，全仗你自身奮勉，到時稍有疎忽，全功盡棄，據我推測，你二人必難到那境地，現有兩種打算，一是，從今日起，各擇一座洞府，照我傳授，用上六甲子的苦功，到了我所說境地，再出修積，內外功行圓滿，自然成就正果，這樣便可躲過好些魔孽，祇是說時容易做時難，未必能夠做到，還有便是祇爲散仙，專一防禦道家，每三五百年一次的劫難，不去謀求上乘功果，也可長生，享那神仙清福，這樣你二人，却須和睦，同居一洞，互相扶持，不能離開，始得如願，最忌是中道參商，遇上外魔侵入，或是前生情孽糾纏，一人勢孤，無力解免，以後遭遇之慘，便不忍言了，二人敬謹領諾，送師飛升以後，商量了些日，貌美的一個，覺着天仙位業太難，散仙自在，無拘無束，祇要法力真高，有何災劫可畏，想走第二條路，貌醜的一個，雖不以爲然，無如乃妹，天性倔強，什事都須由他，不聽人勸，兩世生死至交，患難同胞姊妹，知他爲人，偏激剛愎，有自己同在一起，所說雖不盡聽，到底要好得多，大錯的事，尙作不出，如若離開，事便難料，不忍捨之而去，意欲稍變師意，仍在一處，祇是各修各道，既免離牽索居，彼此也可照顧，那知夙孽糾纏，貌醜的一個，終日在洞中靜修，輕不出外，乃妹一則好動，又覺自己，貌如天人，偏短了一條膀臂，是個缺陷，乃師飛升數十年，便把臨去時遺命，忘